

# 亚里士多德论谋划的起点\*

李文琪

**摘要：**在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心理学中，谋划（βούλευσις）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连接行动者的欲求与行动的桥梁。然而，他关于谋划所连接的欲求是什么的理论却给读者带来疑惑：一方面他多次强调，愿望为行动者设定目的，谋划为行动者找寻实现行动目的之手段，另一方面，他的道德心理学认为存在三种欲求，分别是愿望、意气 and 欲望，而根据这种划分，三种欲求都可以为谋划设定行动目的。传统的解决该疑惑的途径是，放弃把愿望作为设定谋划与行动目的之唯一欲求，认为至少欲望也能够为行动者设定谋划与行动的目的。它的重要依据是，放纵者和不自制者的行动都未能实现他们愿望所设定的对象，相反实现了欲望的对象，因此欲望为他们的谋划与行动设定目的。本文论证了这种传统的解读是不正确的，并指出如下观点：第一，所有行动的目的都是由行动者的愿望设定的；第二，任何谋划都以愿望设定的行动目的为起点。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本文也解释了为什么放纵者与不自制者的谋划也起始于他们愿望设定的目的。

**关键词：**谋划 愿望 放纵 不自制

**作者简介：**李文琪，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哲学。

---

\* 本文写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古代中世纪哲学中的认知、行动与自我”的资助，特此致谢。

## 一 导论

在 *EN* III. 3 和 *EE* II. 10 中,<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都说到谋划 (βούλευσις) 是获得实现目的之手段的推理过程, 它结果的内容与基于品质的行动所依据的决定 (προαίρεσις) 的内容是一样的: “从谋划中所选择的东西就是所决定的东西” (τὸ γὰρ ἐκ τῆς βουλῆς κριθέν προαιρετόν ἐστίν, *EN* III. 3 1113a4–5, cf. 1113a2–4)。<sup>②</sup> 在 *EN* III. 10 中, 他也说到放纵的行动是受到欲望 (ἐπιθυμία) 影响去追求过度的肉体快乐而出于决定的行动 (1118a12–16), 这也就是说, 作为放纵行动的动力因的决定也以肉体快乐为目的。如果所有的决定都是谋划的结果 (*EN* III. 2 1112a15),<sup>③</sup> 那么行动者对放纵行动的谋划也以过度的肉体快乐为目的。由于肉体快乐是欲望的专有对象, 那么, 似乎欲望为放纵者设定行动目的。这相当于说, 放纵者的谋划起始于欲望。但这与他的断言“愿望是为了目的的” (Ἡ δὲ βούλησις ὅτι μὲν τοῦ τέλους ἐστὶν εὐρήναι, *EN* III. 4 1113a15; cf. III. 2 1111b26; III. 5 1113b3; *EE* II. 10 1226a14) 不相容。

该争论涉及亚里士多德对人类行动动机来源的思考, 也涉及他如何理解恶德与不自制等人类的不完善性。本文试图消除愿望是谋划的唯一

① 为了行文方便, 本文所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采用简写: 《尼各马可伦理学》= *EN*, 《尤德谟伦理学》= *EE*, 《论灵魂》= *DA*, 《论动物运动》= *MA*, 《论题篇》= *Top.*, 《修辞学》= *Rhet.*, 《形而上学》= *Met.*, 《物理学》= *Phys.* 本文亚里士多德文本的引用和参考都使用简写与贝克尔编号, 不单独标注著作版本与译本的具体页码。

② 本文对 *EN* 中文本的引用皆来自 Ingram Bywater, ed., *Aristotelis Ethica Nicomach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4, 译文由笔者翻译, 并参照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廖申白译, 商务出版社 2003 年版, 下同。

③ 亚里士多德在 *EN* VII. 7 1150b19–22 提到冲动型不自制者没有谋划。对此, 有学者认为冲动型不自制者在决定时没有谋划, 但有一个在先的谋划, 参见 Terence Irwin, “Some Rational Aspects of Incontinence”,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27, S1, 1988, p. 59。也有学者认为冲动型不自制者有谋划, 只是他的谋划是假设性谋划 (hypothetical deliberation), 参见 John Cooper, *Reason and Human Good in Aristotle*, Hackett Publishing, 1975, p. 9;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Books II–IV*,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C. C. W. Taylor, Clarendon Press, 2006, p. 189。还有学者辩护冲动型不自制者不拥有狭义上的谋划——理性的计算, 但拥有广义的谋划——通过推理给愿望以导向, 参见 Heda Segvic, “Deliberation and Choice in Aristotle”, in *Moral Psychology and Human Action in Aristotle*, eds. G. B. Pearson and M. Pakal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67。

Michael Pakaluk and Giles Pearson

起点的论点与谋划的起点既可以是愿望也可以是欲望的论点的不相容性，论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类型谋划的起点都是愿望设定的目的，不论放纵者还是不自制者的谋划都不会起始于欲望。笔者认为人类行动动机来源是愿望，而人类的不完善性则来自作为人类理性欲求之愿望的不足，它要么在认识上不足，把错误的对象设定为行动目的，要么在“力量上”不足，无法在行动上实现它所设定之目的。该论点不仅没有把亚里士多德解读为把不同的动机归给不同类型的行动者，从而让他的行动动机理论免于变得“支离破碎”，而且能从愿望的认知与力量的角度解释人类美德行动的理性要素以及非美德行动的理性要素的缺乏或不足，从而为如何理解人类行动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第二节考察传统解读的文本依据，并挖掘其理论后果。第三节论证所有的行动目的都是愿望设定的。在此基础上，第四节论证行动者借助谋划寻找到实现愿望设定之目的，谋划是把愿望对目的之欲求转化为决定对行动的具体欲求的过程。第五节回应放纵者的谋划与不自制者的谋划对本文所辩护论点的挑战，并在本文论点的理论框架下解释为什么放纵者和不自制者的谋划都不是好的谋划。最后，在结语的部分，本文简要述说谋划的起点是愿望设定的目的之论点的理论意义。

## 二 放纵者与不自制者拥有起始于欲望的谋划？

在 *EN* III. 3 亚里士多德界定了什么是谋划，而在 *EN* VI. 9 为了确定理智美德中的明智（*φρόνησις*），他花了很大篇幅讨论好的谋划（*εὐβουλία*），因为明智取决于好的谋划。在讨论中，他区分了好的谋划与几种并非好的但却是正确的谋划，并以放纵的行动和不自制的行动作为典型例子：

[T1] 但是，好的谋划是某种正确的谋划；所以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什么是谋划，以及它的对象是什么。因为正确有多种，显然它不是每一种正确的谋划。因为首先，不自制者或坏人（*ὁ φαῦλος*）可以经过计算而达到他设定去看的东西，以至于尽管他谋划得正确，但却得到了极大的恶。但似乎谋划得好是某种善好；因为这种

正确的谋划——能够达到善好——就是好的谋划。（*EN VI.9 1142b16-22*）<sup>①</sup>

此处说的坏人就是放纵者。不自制者和放纵者都有某种“正确的谋划”，但是他们的行动却导致了极大的恶。亚里士多德断言，好的谋划必须能够达到某种善好，而只有达到善好的正确谋划才是好的谋划。不自制者和放纵者的谋划虽然正确但都并非好的谋划，相反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恶。既然他们都有正确的谋划，他们的谋划为何不能帮助他们获得善好反而获得恶呢？

以安斯康姆（G. E. M. Anscombe）<sup>②</sup> 和鄂文（T. Irwin）<sup>③</sup> 为代表的传统解读认为，放纵者谋划之起始目的是由欲望设定的，正确的谋划只是找到了获得过度的肉体快乐的手段，过度的肉体快乐在行动中得以实现，因为违反中道所以是极大的恶。类似地，不自制者也有一个起始于欲望的谋划，它把过度的肉体快乐作为行动目的，其不自制行动就是由该谋划推动的。这种解读有两个理论后果。第一，除了愿望之外，欲望也可以为行动设定目的，并推动行动者进行谋划。第二，不自制者拥有两个谋划，一个谋划由欲望设定，以过度的肉体快乐为目的，他根据该谋划行动；另一个谋划由愿望设定，以避免过度的肉体快乐为目的，他的行动违背了该谋划。得出第二个理论后果的原因是，他们无法接受不自制者只拥有一个正确的谋划。因为他们认为，假定不自制者只拥有一个正确的谋划，那么其行动目的就是由愿望设定的善好，这意味着，不自制者的谋划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好的谋划。但亚里士多德强调，不自制者拥有仅仅是正确的，但并非好的谋划，因此不自制者应该拥有

① ἀλλ' ὀρθότης τίς ἐστὶν ἡ εὐβουλία βουλῆς· διὸ ἡ βουλή ζητητέα πρῶτον τί καὶ ὑπερὶ τί. ἐπεὶ δ' ἡ ὀρθότης πλεοναχῶς, δῆλον ὅτι οὐ πᾶσα· ὁ γὰρ ἀκρατής καὶ ὁ φαῦλος ὁ προτίθεται ἰδεῖν ἐκ τοῦ λογισμοῦ τεύξεσθαι, ὥστε ὀρθῶς ἔσται βεβουλευμένου, κακὸν δὲ μέγα εἰληφῶς. δοκεῖ δ' ἀγαθόν τι τὸ εὔ βεβουλευῆσθαι· ἡ γὰρ τοιαύτη ὀρθότης βουλῆς εὐβουλία, ἡ ἀγαθοῦ τευκτική.

② Gertrude Elizabeth Margaret Anscombe, “Thought and Action in Aristotle: What is ‘Practical Truth’?”, In *New Essays on Plato and Aristotle*, ed. Renford Bambrough,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65, pp. 146–147.

③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Terence Irwin,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19, p. 287, n. 11.

两个谋划。

### 三 愿望是设定行动目的之唯一欲求

愿望的对象指的是人们愿望得到的东西。我们必须认识到，并不是每个愿望的对象（βουλητόν）都可以作为行动的目的；只有那些通过行动可以实现的愿望对象才能成为行动的目的。有一类愿望对象不能作为行动目的。当愿望的对象涉及不可能或超出行动者控制范围的事情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愿望自己获得永生或愿望某个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中获胜。就愿望与行动目的之关系而言，这种愿望是无效的，它并不能为行动者设定行动目的。还存在一种愿望，尽管它的对象是可能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中得到了实现，但是如果它的实现并不在行动者自己的预料之中，它也是无效的愿望，因为它的对象并没有成为某个具体行动的目的（cf. *Phys.* II. 4 196a1-5）。例如，一个债权人到商场购物，意外地遇到了债务人，然后债务人偿还了欠款。虽然债权人有收回欠款的愿望，但它并不是他逛商场的主要目的，他去商场的目的是购物。因此，就逛商场这一行动而言，追讨欠款的愿望成了一种无效的愿望，因为它并没有为这一具体行动设定目的。

当我们把无效的愿望排除之后，我们可以说愿望的对象就是行动的目的，即行动者通过愿望设定其行动目的。亚里士多德多次强调，“愿望是关于目的的”（*EN* III. 5 1113a15；cf. *EN* III. 2 1111b26），“目的是最被愿望的”（βούλεται δέ γε μάλιστα τὸ τέλος，*EE* II. 10 1126a13-14；cf. *EN* III. 2 1111b27；*Rhet.* III. 9 1049a32）。<sup>①</sup> 这表明所有的行动目的都是由愿望设定的，不存在通过欲望或意气所设定的目的。另外有一处文本能作为证据，支持愿望是唯一种类设定行动目的之欲求：

[T2] 那么，如果行动可实现的事物有某个目的（τέλος），我们因其自身而愿望（βουλόμεθα）它，而且因为它而[愿望]其他事物，并且如果我们并非选择所有的事物都是因为某一别的事物

---

<sup>①</sup> 本文对 *EE* 文本的引用皆来自 Christopher Rowe, ed., *Aristotelis Ethica Eudem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译文由笔者翻译，下同。

(因为以这种方式将陷入无限,以致欲求成为空洞和无意义的),那么显然这就是善好,即最高善。(EN I. 2 1094a18-22)<sup>①</sup>

此处亚里士多德试图论证存在最高善,它是因其自身而被选择为行动之目的,并且其他行动都以之为目的。关于该论证的成功与否学界有很多讨论,<sup>②</sup>它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只需指出,该论证的两条前提都说明行动目的是由愿望选择的。第一条前提确定目的之选择具有等级性,它指出存在某个目的,不仅因其自身而被愿望,其他事物也因为它而被愿望选择为次级目的;另一条前提关于行动目的之选择的有限性,它表明存在至少一个东西是因其自身而被选择的。因其自身而被选择就是被愿望设定为行动目的。

但是有人或许会反该论点,因为似乎可以找到文本来支持如下看法:每种类型的欲求都可以设定行动之目的。<sup>③</sup>亚里士多德在一段讨论动物位移运动的原因的文本中说:“每一个欲求也都是为了某个东西”(καὶ ἡ ὄρεξις <δ'> ἔνεκά του πᾶσα, DA III. 10 433a15)。<sup>④</sup>“为了某个东西”就是运动(行动)的目的。<sup>⑤</sup>这似乎表明,任何一个东西,“只要它被欲求了,就肯定被认知为目的”<sup>⑥</sup>。因为欲求包括愿望、意气和欲望,所以愿望并非唯一能够设定行动目的之欲求。

① Εἰ δὴ τι τέλος ἐστὶ τῶν πρακτῶν ὃ δι' αὐτὸ βουλόμεθα, τᾶλλα δὲ διὰ τοῦτο, καὶ μὴ πάντα δι' ἕτερον αἰρούμεθα (πρόεισι γὰρ οὕτω γ' εἰς ἄπειρον, ὥστ' εἶναι κεν ἦν καὶ ματαίαν τὴν ὄρεξιν), δηλον ὡς τοῦτ' ἂν εἴη τάγαθον καὶ τὸ ἄριστον.

②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Terence Irwin, p. 205, n. 1.

③ 例如, Tuozzo 明确指出,“只要讨论中的欲望 (epithumia) 有一个概念化的主词,它就可以引发谋划”。参见 Thomas M. Tuozzo, “Conceptualized and unconceptualized desire in Aristotl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32, No. 4, 1994, p. 547; 同样认为欲望也可以引发行动者谋划的观点,参见 Gertrude Elizabeth Margaret Anscombe, “Thought and Action in Aristotle: What is ‘Practical Truth’?”, pp. 146-147; 以及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Terence Irwin, p. 287, n. 11.

④ 本文对 DA 文本的引用皆来自 William David Ross, ed., *Aristotelis De Anim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译文由笔者翻译,下同。

⑤ Jessica Gelber, “Two Ways of Being for an End”, *Phronesis*, Vol. 63, No. 1, 2018, p. 65.

⑥ Tuozzo, “Conceptualized and unconceptualized desire in Aristotle”, p. 544.

Thomas M.

然而，“每一个欲求都是为了某个东西”并非只能解释为，任何一种出现在行动者身上欲求都能为他设定行动目的，因此并不能排除愿望是唯一设定行动目的之欲求的可能性。把某个对象设定为行动目的，要求行动者处在某种认知状态，把该对象认知为好的或看似好的。DA III. 10 433a15 处说的“为了某个东西”并没有体现行动者把某个对象认知为“那个为了某个事物的东西”（that which is for the sake of something），也没有把某个对象认知为“那个被为了的东西”（that for the sake of which）。此处亚里士多德仅仅指出，自然类有一个根据该类本性的自然目的——该目的对该自然类而言是一种善好，它与自然类之间的是一种欲求关系。<sup>①</sup> 例如，作为自然类“狼群”中的一员，某一匹狼为了吃东西而追逐一只兔子，虽然这匹狼与兔子之间存在欲求关系，因而狼把兔子作为追逐的目的，但是该目的并非这匹狼行动的目的，而仅仅是狼群作为自然类的自然目的，因为这匹狼并没有把它所追逐的兔子认知为目的，它甚至没有“目的”之概念。但根据狼的天性，捕猎兔子是其自然目的。退一步说，即使承认无理性的动物自身也拥有行动目的，其行动目的就是它们所在自然类的自然目的。但是，这种自然目的与行动目的的同—性却不适用于人，因为人的理性欲求是一种双向的能力，既可以把同一个对象当成目的也可以不当成目的（cf. *Met.* ⑨. 5）。人类的自然目的并不总是与行动者的具体目的相一致，尽管界定一个好的行动目的需要参照自然目的，例如，人行动目的是好的，在于该目的有利于人性的完善也有利于设定该目的的具体个人。

DA III. 10 433a15 所在文本的语境是亚里士多德试图确定引发动物位移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个原因的刻画需要既能够涵盖人的行动也能够涵盖无理性动物的位移运动。他要考察的是广义的思想<sup>②</sup>和欲求，到底哪个才是动物运动的原因。最终，他把欲求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作为动物运动的原因（DA III. 10 433a30-433b1），而非把它具体分为愿望、意气和欲望，因为无理性的动物并不拥有愿望。就无理性动物而

①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的讨论，参见 Ursula Coope, “Aristotle on Nature, Deliberation, and Purposiveness”, in *Ancient Ethics and the Natural World*, eds. Barbara M. Sattler and Ursula Co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178.

② 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表象（φαντασά）也是一种思想，参见 DA III. 10 433a10; MA 6 700b17-20.

→ Ursula Coope and Barbara M. Sattler

言，欲望是推动它们运动的原因，欲望的对象就是动物位移运动的自然目的。例如，狼是肉食性动物，它的欲望对象就只能是有肉的动物而不能是植物，捕猎其他动物就是它的自然目的。人行动的原因可以是愿望、意气或欲望中的任何一个（*DA III. 10 433a23-26*），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会通过意气或欲望来设定行动目的，尽管有可能意气或欲望所欲求的对象就是人作为行动者的行动目的。比如，放纵者把过度的肉体快乐设定为行动的目的，过度肉体的快乐虽然是他欲望的对象，但它要成为行动的目的需要得到愿望的采纳。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设定行动目的之欲求仍然是愿望。

如果我们把“为了某个东西”理解为“关于目的”，那么“每一个欲求都是为了某个东西”就可以理解为“每一个欲求都是关于目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人类行动中，欲望与意气可以设定行动目的。如果我们上面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每一个欲求都是关于目的的”表明以下几点。第一，无理性动物的欲望虽然是关于目的的，但并非关于它们位移运动的目的而是它们作为自然类的目的；为无理性动物设定目的不是它们的欲望而是它们的内在自然。第二，但对于人而言，愿望是关于目的的，是为行动设定目的之欲求；行动目的有可能与人类的自然目的相同，也有可能不同。第三，就动物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无理性动物的欲望和人类的愿望都是关于目的的。这种解读可以得到文本的支持。在亚里士多德表述“每一个欲求都是为了某个东西”之后，他给出了解释这句话的理由：“因为欲求所关于的东西就是实践理智的起点”（οὗ γὰρ ἡ ὄρεξις, αὕτη ἀρχὴ τοῦ πρακτικῆ, *DA III. 10 333a15-16*）。当理智对某个对象是好的给予肯定判断，理智就理性地欲求了该对象，而这里的理智就是实践理智，理性地欲求就是愿望把该对象设定为目的（cf. *DA III. 7 431a14-17*）。因此，这里作为实践理智起点的“欲求所关于的东西”就是愿望把某事物设定为行动目的。

第二处似乎可以直接证明欲望也可以为行动者设定目的。相关文本出现在 *Top. II. 3 111a1-2* 中：“因为对这个东西的欲望是把它作为目，例如健康，或者把它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例如接受治疗。”<sup>①</sup> 但这句

① 本文 *Top.* 的文本皆来自 William David Ross, ed., *Aristotelis Topica et Sophistici Elen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译文由笔者翻译，下同。



话仍然不足以证明行动者可以通过欲望设定其目的，因为亚里士多德用这句话是为了说明一个术语可以有不同的用法，而把“欲望”（ἐπιθυμία）这个术语有多重用法作为例证。在这句话出现的语境中，欲望实际上等同于欲求（ὄρεξις）作为一种追求某对象的一般性能力，包括愿望、意气 and 欲望：

[T3] 同样的论证也适用于欲望和其他多重意思的词语中。因为对这个东西的欲望是把它作为目，例如健康，或者把它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例如接受治疗，或者作为偶然的的东西，正如爱甜食者欲望果酒，并不是因为它是酒而是因为它是甜的。（*Top. II. 3 110b 38-111a4*）<sup>①</sup>

此处亚里士多德把健康看成是欲望的对象，但他在多次提到健康是愿望的对象因为它是好的东西（*EN III. 2 1111 b27-28; EE II. 10 1226a b7-11*），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此处“欲望健康”实际上是“愿望健康”，而亚里士多德就是以此证明“欲望”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就被用作“愿望”（βούλησις）。类似地，我们也可以认为此处对“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欲望实际上就是决定（προαίρεσις），而对“松果酒”的欲望就是狭义的欲望（ἐπιθυμία），它的对象通常是通过触觉获得的肉体快乐（*EN III. 10 1118a30-32; VII. 4 1147b25-27*）。尽管 [T3] 没有举例对意气对象的欲望，但愿望、决定和欲望作为“欲望”这个词有多重用法是被证实的，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此处文本中的“欲望”实际上是“欲求”。由此可见，本段文本也不能证明目的可以被愿望之外的其他欲求所设定。因此，愿望是唯一设定行动目的之欲求。

#### 四 谋划起始于愿望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论证了行动目的是行动者通过愿望设定的。

---

① ὁ δ' αὐτὸς λόγος καὶ περὶ ἐπιθυμίας καὶ ὅσα ἄλλα λέγεται πλεόνων· ἔστι γὰρ ἢ ἐπιθυμία τοῦτου ἢ ὡς τέλους, οἷον ὑγιείας, ἢ ὡς τῶν πρὸς τὸ τέλος, οἷον τοῦ φαρμάκου, ἢ ὡς τοῦ κατὰ συμβεβηκός, καθάπερ ἐπὶ τοῦ οἴνου ὁ φιλόγλυκος, οὐχ ὅτι οἶνος ἄλλ' ὅτι γλυκὺς ἐστίν.

但我们仍不明了谋划和愿望之间的关系，因为亚里士多德对谋划与目的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产生了很多解释上的争议。为了明晰谋划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仔细分析一段亚里士多德处理二者的文本：

[T4] 此外，我们所谋划的不是目的，而是朝向目的之实现的东西。因为医生并不谋划是否要使一个人健康，演说家并不谋划是否要说服听众，政治家也并不谋划是否要建立好秩序，其他的人所谋划的也并不是他们的目的。而是他们是先设定一个目的，然后考虑用什么方式和通过什么东西来达到目的。相反，在设定好目的之后，他们考察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手段能实现它。(EN III.3 1112b11-16)<sup>①</sup>

行动者只谋划获得目的之手段（τὰ πρὸς τὰ τέλη/τὸ τέλος）。“τὰ πρὸς τὰ τέλη/τὸ τέλος” 这短语的字面意思是朝向目的之事物，指的是实现所采纳目的之工具性步骤或构成最终目的之要素，分别可以表述如下：(1) X 是 Y 的工具性手段，如果 X 的出现会导致 Y 的出现；(2) X 是 Y 的构成要素，如果 X 的存在本身就是 Y 存在的一部分。<sup>②</sup> 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说行动者谋划朝向目的之事物，意味着他认为行动者既可以谋划实现目的之手段，也可以谋划构成最终目的之要素。

然而，一个人似乎不太可能对某件事是否构成生活目的之要素进行谋划，因为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医生并不谋划是否要使一个人健康，演说家并不谋划是否要说服听众，政治家也并不谋划是否要建立好秩序”。尽管如此，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或为了

① βουλευόμεθα δ' οὐ περὶ τῶν τελῶν ἀλλὰ περὶ τῶν πρὸς τὰ τέλη. οὔτε γὰρ ἰατρὸς βουλευέται εἰ ὑγιᾶσει, οὔτε ῥήτωρ εἰ πείσει, οὔτε πολιτικὸς εἰ εὐνομίαν ποιήσει, οὐδὲ τῶν λοιπῶν οὐδεὶς περὶ τοῦ τέλους· ἀλλὰ θέμενοι τὸ τέλος τὸ πῶς καὶ διὰ τίνων ἔσται σκοποῦσι·

② 相关讨论，参见 John Cooper, *Reason and Human Good in Aristotle*, p. 19; Terence Irwin, “Aristotle on Reason, Desire, and Virtue”,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72, No. 17, 1975, p. 570; Terence Irwin, “First principles in Aristotle’s Ethics”,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 3, 1978, p. 256; David Wiggins, “Deliberation and Practical Reason”, in *Essays on Aristotle’s Ethics*, ed., Amélie Oksenberg Ror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224; ~~C. C. W. Taylor~~,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Books II–IV*, 2006, p. 154.

任何目的来谋划是否应该救治眼前的病人。<sup>①</sup>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能会考虑是否首先成为一名医生，将其视为实现更高目标的一种手段，或视为幸福生活的一个构成要素。<sup>②</sup>必须认识到，在谋划和行动的过程中，实现某个目的之手段可以作为另一个谋划和行动的目的。我们可以谋划一项活动的目的是否作为实现更高目的之手段。例如，在骑术中，一个人可以单纯地以骑马作为目的，也可以考虑它是否有助于打胜仗。同样，人们也可以考虑救死扶伤（作为医生的目的）是不是最终目的（幸福）的基本要素。因此，在上述例子中，亚里士多德想表达的是，谋划必须以一个已经设定的目的为起点，而它并不能作为某个对象在相关的谋划中被考虑，即这个正在进行的谋划并不能为自身提供行动的目的。[T4] 中的例子也意味着，终极目的不可能通过谋划而确定，它只能是愿望设定的。一旦确定了目的，行动者就探究实现目的之手段，如果有多条手段，则探究到最容易、最好实现目的的手段，这个探究过程就是谋划。由此可见，成功的谋划起始于愿望为行动者设定行动目的。

这一命题得到了亚里士多德反复肯定，在讨论谋划的对象时，他表明我们所谋划的是行动，而行动为了其他东西（ἄλλων ἕνεκα）——行动者愿望所设定的目的（cf. *EN* III. 3 1112b32-34）。而在给决定是什么进行总结时，他更是以谋划起始于愿望作为证据来支撑决定是经过谋划的欲求：

[T5] 既然所决定的是我们在谋划之后所欲求的取决于我们的东西，那么决定也会是对取决于我们的东西的谋划的欲求。因为，通过采纳（κρίναντες）谋划过的结果，我们根据愿望（βούλησιν）而欲

---

① 相关讨论，参见 John Cooper, *Reason and Human Good in Aristotle*, pp. 16-18; Terence Irwin, "First principles in Aristotle's Ethics", pp. 253, 256; Richard Sorabji, "Aristotle on the Role of Intellect in Virtue", in *Essays on Aristotle's Ethics*, ed., Amélie Oksenberg Ror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204; ~~C. C. W. Taylor, trans.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Books II-IV*, p. 156~~; Ursula Coepe, "Aristotle on Nature, Deliberation, and Purposiveness", p. 174, n. 17.

② 参见 ~~C. C. W. Taylor, trans.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Books II-IV*, p. 156~~.

求。(EN III. 3 1113a9-12, cf. EE II. 10 1226b14-20)<sup>①</sup>

此处亚里士多德试图论证决定是一种谋划的欲求，而它的成立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下：(1) 决定的对象与谋划的对象是相同的 (cf. EN III. 3 1113a2-5)；(2) 我们借助谋划而根据愿望去欲求 (EN III. 3 1113a11-12)。在这个论证中，亚里士多德描述了行动者如何通过谋划把设定目的之愿望转化为作为具体行动始因 (ἀρχή) 的决定。谋划是为了找到实现目的之行动；而成功找到该行动的标准就是把行动的始因回溯到灵魂中产生决定的部分 (τὸ προαιρούμενον)，一旦谋划者找到了行动的始因，他的谋划就结束了 (EN III. 3 1113a5-7)。正是因为采纳谋划的结果，谋划者新产生的欲求才会与愿望相符合。这也就是说，决定的对象不仅与谋划的对象是相同的，而且决定的对象与愿望的对象还是相一致的，前者是后者实现的手段。行动者通过谋划把对目的欲求转变成对能实现目的某个的行动的欲求。

## 五 再思放纵者与不自制者的谋划

我们已经论证了谋划起始于愿望，因为愿望为谋划设定目的并通过谋划产生决定。现在让我们回到放纵者与不自制者的案例，考察谋划的起点是愿望的论点是否与放纵者与不自制者有正确的谋划但却在行动上仍有恶果的论述相容。就放纵者的案例而言，该论点面临的挑战是：如果愿望是谋划的起点，由于它是灵魂中理性的欲求，为什么行动者通过正确谋划而产生的决定并未能给他带来好的行动？就不自制者的案例而言，该论点面临的挑战是：如果愿望是谋划的起点，那么不自制者只有一个以善好为目的之谋划，这如何解释为什么不自制者的谋划也仅仅是正确的谋划而不是好的谋划？

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意识到放纵者案例会对行动目的是由愿望设定的

① ὅτος δὲ τοῦ προαιρετοῦ βουλευτοῦ ὀρεκτοῦ τῶν ἐφ' ἡμῖν, καὶ ἡ προαίρεσις ἅν εἴη βουλευτικὴ ὄρεξις τῶν ἐφ' ἡμῖν· ἐκ τοῦ βουλευέσθαι γὰρ κρίναντες ὀρεγόμεθα κατὰ τὴν βούλησιν. 采用了某抄本的“βούλησιν”而非 OCT 的“βούλευσιν”，参见 Ingram Bywater, ed., *Aristotelis Ethica Nicomachea*, p. 48, 校勘栏。

论点带来挑战，*EN* III. 4 就是他应对该挑战的尝试。在这一章开始他重述了这一论点：

(T) 一个东西是行动者行动目的，当且仅当它是行动者愿望的对象 (τὸ βουλευτόν) — βουλευτόν

他也注意到该论点与两种广泛接受的观点并置，会推出令人难以满意的结果。似乎没有人会反对行动目的是由愿望设定的，但是关于行动目的是什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 (1) 目的是善好 (τὰγαθόν)；
- (2) 目的是看似的善好 (τὸ φαινομένον ἀγαθόν)。

这两种看法都有些道理，我们在行动之初当然试图把善好作为目的，但由于我们自身认知的局限，有时候我们设定为目的之东西很可能并非善好，而仅仅是看似善好。然而，它们与 (T) 相结合都会产生难以接受的推论。(1) 和 (T) 会推出，

(1T) 对于任何东西，如果它是行动者愿望的对象，那么它是善好的。

这相当于说，如果一个东西不是善好的，那么它就不是行动者愿望的对象。但行动者实际上会把某个不好的东西作为愿望的对象，这就与 (1T) 会产生矛盾：行动者所愿望的东西 (ὁ βούλεται) 不是他的愿望的对象 (βουλευτόν)。(2) 和 (T) 会推出，

(2T) 行动者愿望的对象是看似的善好。

亚里士多德认为 (2T) 不能接受，因为它意味着“没有什么东西本质上是愿望的对象” (μη εἶναι φύσει βουλευτόν, *EN* III. 4 1113a20-21)。(1T) 和 (2T) 都难以被接受，表明 (T) 与 (1) 和 (2) 结合

会产生疑难。

面对这种疑难，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放弃 (T)，而是通过修正 (1) 和 (2) 来解决该疑难。他提议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思考愿望的对象，并区分不同类型的行动者会因为自己的认知状况的不同而愿望不同的对象，即把不同的东西作为目的：

[T6] 但是如果它们都不令人满意，那么是否应当说，在不加限定或真正的意义上，愿望的对象是善好，而对每个行动者而言，则是看似的善好？对好人而言，[他愿望的对象] 是真正意义上的愿望的对象，而对坏人而言，愿望的对象则是碰到什么就是什么。  
(*EN* III. 4 1113a22-26)<sup>①</sup>

此处亚里士多德保留了 (1) 和 (2) 中各自的某些元素，以使得修正后的它们不会在与 (T) 结合后产生难以接受的结果。一方面，他肯定善好是愿望的对象，但对其进行了限定，认为善好仅仅是真正意义上愿望的对象，这既保证了愿望的对象本质上是善好，也给行动者把不好的对象作为愿望的对象留下空间。另一方面，他也肯定看似的善好是愿望的对象，但也限定了它的适用范围，认为它只适用于坏人 (*φραυλος*)，这不仅防止了没有什么东西本质上是愿望的对象可怕后果，也允许当行动者由于错误认知而愿望坏的东西时它仍然是他的愿望对象，这防止了矛盾的出现。以这种方式，他成功保持了 (T)，即行动目的是由愿望设定的。这种策略实际上是从行动规范的角度和行动动机的角度来考察行动目的，从规范性角度而言，一切行动的目的都应该是善好，从动机性的角度而言，任何行动的目的都是向行动者显现的善好。当行动者为好人，由于他正确的认知，向他显现的善好就是善好。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对好人而言，他的行动目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愿望的对象。当行动者为坏人，由于他的认知，向他显现的善好有时是善好，有时是坏的，这就是所谓的“愿望的对象则是碰到什么就是什么”。

① εἰ δὲ δὴ ταῦτα μὴ ἀρέσκει, ἄρα φατέον ἀπλῶς μὲν καὶ κατ' ἀλήθειαν βουλητὸν εἶναι τὰγαθόν, ἐκάστῳ δὲ τὸ φαυλόμενον; τῷ μὲν οὖν σπουδαίῳ τὸ κατ' ἀλήθειαν εἶναι, τῷ δὲ φαύλῳ τὸ τυχόν.

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关于愿望的对象是行动目的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放纵者虽然有正确的但仍然不是好的谋划，以及为什么他的谋划不仅不能让其获得善好，反而导致他的行动产生巨大的恶果。由于放纵者受到过度肉体快乐的驱使，他的认知受到欺骗，以致错把看似善好但并非善好的东西当成了目的，即把过度的肉体快乐当成了善好（*EN* III. 4 1113a33-b1）。他的错误在于他的愿望并没有正确认知到什么是善好，从而为其行动设定了错误的目的。由此可见，放纵者正确的谋划仍旧不是好的谋划，这并非由于谋划的起点是欲望，而是由于他的愿望拥有错误的认知，没有把善好而是把恶设定为行动之目的。以恶的目的为起点的正确谋划自然会导致行动者做出的行动是恶的，因为他的行动致力于实现恶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在 *EN* VI. 9 1142b20-21 强调好的谋划能达到某种善好，这就说明“好谋划”中的“好”部分地来自行动者的愿望把好的东西设定为行动目的。

回到不自制者的谋划。在第二节，我们看到安斯康姆与鄂文都试图论证，要保留不自制者拥有正确但并非好的谋划的论断，则要求不自制者拥有两个的谋划：一个谋划由欲望设定，以过度的肉体快乐为目的，他根据该谋划行动；另一个谋划由愿望设定，以避免过度的肉体快乐为目的，他的行动违背了该谋划。然而，本文辩护的论点——所有的谋划都以愿望设定的目的为起点——却要求不自制者只有一个谋划，它的结果是决定；而不自制者的行动之所以是不自制的，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正确的决定（*EN* III. 2 1111b13-4；*EN* VII. 8 1151a5-7；*EN* VII. 4 1148a16-17）。因此，要想坚持该论点，还必须解释为什么不自制者拥有的唯一的谋划仅仅是正确的而非好的谋划。

在进行解释之前，还必须指出以安斯康姆与鄂文为代表对不自制者谋划的传统解读与不自制者违背决定行动的论说不相容。如果不自制者有起始于不同目的的两个谋划，而根据 *EN* III. 3 1113a2-3 的论说“谋划的对象与决定的对象是相同的”（*βουλευτὸν δὲ καὶ προαιρετὸν τὸ αὐτὸ*），那么不自制者将会有两个不同的决定，一个促使他追求过度的肉体快乐，另一个避免他追求过度的肉体快乐。这意味着不自制者追求过度肉体快乐的行动并没有违背他的决定，而这使得不自制者与放纵者没有差别，这种结果是亚里士多德难以接受的。传统解读的辩护者可能会

说，尽管不自制者有两个谋划，但只有由愿望设定以避免过度快乐为目的之谋划才能形成决定，而如果欲望的对象没有被愿望所采纳，起始于欲望的谋划则无法形成决定。该辩护的问题在于，仍然需要愿望作为谋划能否成为决定的关卡，这与所有的谋划都起始于愿望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根据这种辩护，放纵者的谋划虽然起始于欲望，但它能形成决定是由于愿望采纳了欲望的对象作为目的。这相当于说，愿望是产生决定的谋划的起点。这种观点与所有的谋划的结果都是决定并且所有的谋划都起始于愿望的观点没有实质的差别。

在论及好的谋划标准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强调好的谋划的正确性是“与行动者的利益相符合的正确，即是关于应实现什么、如何实现以及何时实现的正确”（ὀρθότης ἢ κατὰ τὸ ὠφέλιμον, καὶ οὐ δεῖ καὶ ὡς καὶ ἰούτε, EN VI. 9 1142b27-28）。此外，他也认为明智者的谋划是好的谋划的典范，并给出结论：“好的谋划会是有利于实现目的之正确的谋划，明智是关于该目的之真信念”（ἡ εὐβουλία εἶη ἂν ὀρθότης ἢ κατὰ τὸ συμφέρον πρὸς τὸ τέλος, οὗ ἡ φρόνησις ἀληθοῦς ὑπόληψις ἐστίν, EN VI. 9 1142b32-33）。根据这个结论性论说，一个谋划是好的谋划，要求谋划能够使得行动者在行动中实现谋划的目的，这就是说，好的谋划能够保证愿望设定为目的之善好在行动中得到具体的实现。不自制者的起始于愿望的谋划不是好的谋划的原因在于，他的谋划的结果决定并没有足够的“力量”使得它做出符合决定的行动，因而他的愿望设定的目的并未能在行动中得到实现。

书名  
斜体

## 六 结语

我们论证了所有类型的谋划都把愿望设定的目的作为起点。为了得到这个结论，我们依次论证了愿望是设定行动目的唯一的欲求，所有的谋划都以愿望设定的目的为起点，寻找实现该目的之手段。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我们也解释了放纵者与不自制者的谋划为什么虽然是正确的但却仍然不构成好的谋划。起始于放纵者的愿望的谋划不是好的谋划，是因为他的愿望错误地把过度的肉体快乐看成善好并把它设定为行动之目的。起始于不自制者的愿望的谋划尽管是正确的谋划仍不是好的谋划，



是因为他的谋划产生的决定并没有足够的力量，以使得他的行动实现了他愿望所设定的善好。

所有的谋划都起始于愿望所设定的目的之论点有几个重要的意义：第一，它保持了亚里士多德多次强调愿望设定行动目的之观点；第二，它要求任何行动者在一个目的之下都只有一个有效的谋划，这彰显了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在行动动机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行动者的差异不是心理机制与动机的差别而是认知上的差别；第三，它展现了行动者如何能够通过谋划把愿望与决定联结起来，能够解释为什么决定与愿望都是理性的欲求。愿望的理性在于它能够发起谋划，而决定的理性在于它是谋划的结果。总而言之，本文所论证的论点能为人类理性欲求、实践理性推理与行动提供一个融贯的解释。